

江海英豪何昆军长

——市郊临危报深仇

□彭伟

精短小说

经过数日的行军,石硤梭镖队赶到了广州市郊,部队驻扎在荔枝酒铺附近的林子里。酒铺平日的负责人是朱鹤松,五十出头。他把酒铺打理得不错。广州城内的几家老字号酒店,莲香楼、荣华楼等,都定期派人来市郊采购荔枝酒。最重要的是,朱鹤松和当地党组织,秘密地接上头了。一位名叫陶宁的年轻人,负责和老朱单线联系。不过就在今天中午,发生了意外。陶宁携带着一份重要情报,来找老朱。快到铺子时,忽然身后冒出七八个军警,让他站住。他心中有数,自己暴露了,于是拔枪抵抗。铺子前,有个桌面不厚的长木桌,他瞧见了,连续几个猴子打滚,滚到桌前,左手一拉,推翻桌子,躲在后面,右手打枪。眼看就只有三四颗子弹了,不能坐以待毙,死在这里,酒铺也要暴露,老朱也危险了。于是他一边取出一张纸条塞进桌板的裂口处,一边连发三枪。军警们,连忙趴下躲避。陶宁趁机,拔腿就跑,把敌人引入了后山。朱鹤松听见铺外枪响,透过窗户一瞥,知道是陶宁暴露了。他即刻回房,翻开枕头,抄起小手枪,准备去营救陶宁。刚到门前,忽然感觉到腰间像被一圈绳子有力地拖住了,原来是被“伙计”小三子拽住了:“老朱,敌人多,我们出去不但救不了他,还要牺牲、暴露,关键是梭镖队来了,和谁接头呢?”朱鹤松急得涨红了脸。约莫过了十来分钟的工夫,山中传来“砰砰砰”数声枪响,老朱和小三子默默地流下了眼泪。待到军警大摇大摆地走了,老朱、小三子急忙赶到山中,寻到陶宁的尸体,将他埋了。回到酒铺,已经是下午三点了,太阳正旺,想起早前约好,莲香楼进酒的,快要来了,便顶着强烈的阳光,打扫下屋外的桌椅。小三子将桌子扶正,朱鹤松敏锐地看见一张纸条掉在地上了。他走近条子,一捡一开,上面写着:

不日宰羊,须酒去味,货到否? 急!

老朱一看就知,这是上级的字迹和暗语。广州又名“羊城”,石硤出酒,这是在说:“不久,广州要起义杀敌了,须要石硤农民协会的支持,援军到了吗? 急”朱鹤松拿着纸条,在屋中踱来踱去,正寻思着起义不等

人,不知梭镖队到何处了? “笃笃笃”,门响了。“快去开门,想必莲香楼的人到了。”老朱对小三子说。不想来人,却是何昆和孙彪。他们在里屋相见,喜极而泣。又是“笃笃笃”的敲门声,何昆、孙彪及时拔出枪,想要躲起来。老朱赶忙说:“不必紧张,应该是莲香楼的人。”小三子急忙出去应付了。

为了安全,老朱引着何昆、孙彪来到后院的大树下,攀谈起来……

老朱担心联系不上当地组织了。何昆想起当年离开广州时,曹裁缝给他留的地址,于是说道:“不行明天,我们去城里打探打探,去找我的一位故人试试。”

小三子送走进货的人,来到后院。何昆便让他去树林,找梭镖队送信,告诉他们他俩明天有任务,今晚暂住在酒铺。小三子推了一辆小车,装着五六罐荔枝酒,去了山里,直到太阳落了山,才回来。

第二天早饭后,大约十点多,何昆、孙彪换上各自的新装,跟随着朱老板进城。他俩的角色分别是朱老板的账房和保镖。三人刚刚开门,便看见远处十多个军警向酒铺奔了过来。老朱说道:“都在里面呢。”何昆与孙彪,明白昨天杀害陶宁的凶手,一个不落,都来了。带头的那个,骑着大马,人称“金爷”,在阳光的照射下,嘴里不时地金光闪闪,想必装了满口金牙。

军警越走越近,何昆对着老朱、孙彪,眨眨眼睛,示意他俩不用后撤,以免打草惊蛇。两人在何昆的带领下,干脆大大方方地上了门,迎了上去。金爷“蹦”的一声跳下马,坐在酒铺外面,其余狗腿子像苍蝇依附粪便似的,涌了上去,同时也将迎面的三人围了起来。

“叭”,金爷手一甩,那马鞭像长了眼睛似的,飞到长桌边上,靠着何昆。“看样子,你们三人是要进城吧?这兵荒马乱的,还要进广州,不会是赤党吧?”金爷嚣张地说道,“都给我老实回答,否则我这马鞭可不好说话。”

何昆毕竟在广州生活过,情况熟悉得很,急忙解围:“军爷,正因为兵乱,莲香楼、荣华楼还欠我们钱呢,我是账房,这老板带着我们要去钱呢。”

话题又扯回酒上来。“听说石硤盛产荔枝酒,但那里现在农运闹得正欢,当地最有钱的朱家日子不好过吧,你们不会是农运分子吧?”

“军爷放心,你看看上面这酒旗上写的正是‘朱’字,我们老板也姓朱啊,就是朱地主家的族人……”何昆“解释”未完,老朱故意右手并指,右臂向上,对天发誓:我若不姓朱,不得好死。这下金爷算是相信了。

老朱端来几大灌荔枝酒“招待”金爷。何昆又让小三子去买些烤鸭、白斩鸡回来。金爷和手下们,围满了长桌,大喝大吃起来。荔枝酒香喷喷的,甜滋滋的,饮入嘴中,即解渴,又舒坦。那个杀害陶宁的军警,向金爷邀功:“就是昨天,我在前面山里,把那共党给办了,这里是我们的福地。”金爷让他多吃多喝,军警们哪里想得到,这是他们的送行酒。

大约一小时的工夫,军警们都喝醉了,趴的趴,倒的倒,躺的躺,眯的眯,麻木似的,已经没有感觉了。何昆眼色一使……军警们都去见阎王了。



枫韵
王尚

我的藏族名字

□米拉

2016年我和朋友去甘南旅行,当时有一位年轻的藏族向导,是甘南卓尼县人氏,他热情地要给我们每个人取一个藏族名字。他问到我出生在星期二,就说对应星期二的名字是“拉姆”。短暂的旅行结束了,对这个名字没有深究,也没有用过。

2017年的8月,我要在拉萨长期学习唐卡时,才又想起似乎应该有个正式的藏族名字。望果节过林卡那两天,有一回搭大师的车,同车的两位小老师问我有没有藏族名字,这样大家叫起来比较顺口。于是我把甘南向给取藏族名字的往事说了一下,没想到老师们哈哈大笑,忙不迭地说:“出生在星期二才不叫‘拉姆’呢,是‘米玛’,‘米玛’是火星的意思,对应着星期二。”突然大师又补充了一句:“不如你就叫米玛拉姆吧。”就这样,我有了自己的藏族名字。拉姆的意思是仙女,我成了来自火星的“仙女”。

很久之后,有一次见到了丹巴绕旦老师,他问我有没有藏族名字,我赶紧回答“米玛拉姆”,老师听完不住点头,问我是谁取的名字,说取得太好了,名字和人特别相配,“你本人非常地‘米玛拉姆’,真是个好名字!”又过了很久,给我取名字的人成了我的丈夫,这也是来西藏之前完全没有料想到的。这些都是后话,暂且不提吧。

记得那次过林卡的第一天傍晚,回拉萨是搭小老师的顺风车。路上他们说起晚上要去K歌,因为白天过林卡还不够尽兴,说着说着就鼓动我一起加入。很快我们就来到拉萨,在东郊江苏大道的一个KTV门口下了车。进了包间才发现,大师已经坐在里边,一旁还有一位气质极好的女士,老师说这是他的妹妹,今晚和我们一起唱歌。老师的妹妹五官清秀,举止端庄,看着她的面庞,我突然想起画室展厅挂着的一幅科普天女唐卡,她们的面容竟有几分相似。不过老师妹妹的名字并不叫央金,而是叫卓嘎,是白度母的意思。

很快大家就都唱起歌来。三位藏族的小老师都是歌唱家,特别是洛追老师,

唱藏语歌曲太专业了,简直能作为歌手直接出道。听他们唱歌时,我也开始知道了一些藏族知名的歌手,比如亚东、根呷、谢旦等等。这些歌曲过去很少接触,如今听来情意真挚,旋律舒展,白天过林卡时的欢乐情绪又被无限延展,我这才真切体会到了小老师们所说的“尽兴”。

正沉浸在悠扬的藏歌旋律之中时,房门突然开了,进来了三位时髦的年轻姑娘,笑着向老师们打招呼,然后就大大方方坐到了我们中间。普琼老师告诉我,其中一位姑娘原先也是我们画室的学员,她家就在达孜,名字叫益西卓玛,她的画功非常好,上色细腻极了。可惜一年多前突然不想再学唐卡,离开了画室,到拉萨市区找了移动营业厅的一份工作。另两位姑娘是她的朋友。

益西师姐的性格非常开朗,唱歌跳舞毫不扭捏。只是从她飞扬跳跃的眉梢眼角之中很难再看出唐卡画师独有的那份沉静,也许她已经适应了城市的现代化节奏,与千千万万年轻人一样追赶着时代的脚步,让自己的青春活力绽放得更加热烈。益西师姐说,这一天是她的生日,感谢大家能聚在一起,让她度过了一个热闹欢快的生日。很快,服务生敲门进来,托着一盘精致的点心,还有喷着焰火的蜡烛。原来老师听到师姐说过生日,就悄悄做了个小安排。烛光照亮了师姐俊俏的脸庞,她的眼睛里也闪烁着星星点点的光芒。我又看了看老师,他满脸都是如父亲般慈祥的微笑。

后来我在画室看到一幅未完成的大圆满皈依境唐卡,画面中有几百个人物,已经完成了上色,细细看来有无比的精妙之处,无论是色彩搭配,或是点染过渡,都完成得恰到好处,这幅唐卡就是益西师姐所画的。只可惜它停在上完色的阶段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勾线,没有为人物开脸。我突然理解了那天晚上老师的心情,曾经如此优秀的一位爱徒,即便她离开唐卡画室,老师心中也仍怀着美好的祝愿。想到这里,不由得鼻子发酸。

那天晚上的K歌活动一直进行到凌晨两点半,我的眼皮已经不停地打架,年轻的小老师和后来的三位姑娘还意犹未尽。从KTV出来,老师们又带我去清真饭馆吃了

一碗面片。待回到住处睡下时,已接近凌晨四点了。迷迷糊糊睡了两个多小时,我又自动醒过来,赶紧洗漱出门去坐27路公交车,因为这天我们仍是过林卡。

一大清早画室里已经忙活开了,继续准备这一天的野餐食物,高压锅里炖着牦牛肉,电动搅拌壶里正打着酥油茶,达瓦老师精神抖擞地在厨房里做凉菜。安多师兄在院子里边忙活边对我说:“画室有三位大厨,一位是达瓦老师,一位是大老师。”还有一位大厨是谁?他没来得及说完就转身去打包吃食了。很快我们分头又坐上老师的车,向着白纳乡深处的山脚下进发。

这天我们去了比骑牦牛大赛更远的地方,在一条清澈的小溪边停下车子,师兄们忙不迭地去搬食物,我也赶紧下车去帮忙。没想到双脚刚沾到地面,突然天旋地转,双眼模糊,一个站立不稳差点摔到地上。附近有一根铁管子杵在地里,我跌跌撞撞冲过去一把抱住铁管。周围的一切仍在迅速地旋转着,头部的眩晕伴着胃里的恶心一阵阵袭来,意识也有点儿模糊了。为了自保,我放声大叫:“老师,我头晕,快坚持不住了!”这时眼睛已经看不清周围事物,但很快我听到了大老师的声音:“米玛拉姆,不要紧张,你可能高原反应了。我们带了酥油茶和青稞饼,你赶紧去帐篷里坐下,喝一些酥油茶,吃一块饼子,很快就会好的!”接着,晕晕乎乎的我被扶到一个帐篷里,那儿有现成的桌椅,刚坐下,手里就被塞了一杯热热的酥油茶。闻着浓郁的酥油香,我的神志忽然清晰了一些,赶紧趁着热乎喝下这杯酥油茶,马上又有一块青稞饼塞到我手里。暖暖的酥油茶充满了温和的能量,我的四肢百骸都被注入了生机,也有点力气来嚼饼子了。一旁的老师不断地说“喝茶,喝茶,多喝一些”。就这样,我喝了三四杯酥油茶,吃完了一个青稞饼,头晕的感觉早已消退,双眼明亮,神志安定。我站起来伸伸胳膊抬抬腿,感觉浑身轻快,刚才的不适就如一阵来无影去无踪的风,现在已不知去向何方。于是我精力充沛地又要了一整天,直到太阳西沉,才和大家一起依依不舍地离开山脚下。林卡过完了,明天开始唐卡新学员米玛拉姆要认真画画了。

心窗片羽

馋

□汤凯燕

每回去朋友办公室就跟馋那横着竖着排的书,其实自己买的书也不少,甚至还有未拆封的,但仍眼馋,就好像自己煮着红烧肉,又惦记人家的糖醋排骨。

今年几乎没买书,前些年发疯似的,几十本几十本往家里攒。那时快递还送上门的,有一回快递员哼哧哼哧爬上我家六楼,埋怨着:“你就不能少买点啊!”

我通常不建议家长限制孩子这个那个,你限制狠了,让孩子心里缺了,生

出“馋”来,他以后一辈子都会自我补偿。比如我父母秉承的原则是“女孩子喜欢上打扮学习就不好”,我打小没好衣服穿,头发也剪成男生模样。我20岁前从没觉得自己好看,知道自己有点好看还是在30岁以后。当有了可支配的钱,我就喜欢买衣服,我买衣服是因小时候闹的饥荒,从不以质取胜,而是以量,甚至需要用麻袋装回家。

我也缺书,又要吐爸妈的槽了,他们那

时认为看闲书会影响功课,别指望给我买书,我读的书都是借来的,甚至抢来的,一本《一千零一夜》无论如何都不肯还表哥。所以后来买书也是成捆成捆地买。

如今心里该填的填实了,很少买书、买衣服,心底里没了饿狼似的劲儿,无欲无求的,倒觉得没意思了。大概人还是需要“缺”一点、“馋”一点,要闹点饥荒,在拼拼补补的过程中,一点一点真实自己的过程也是很畅快的。